



革命斗争故事之一

初上太行

山西人民出版社

初 上 太 行

*

山西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二号

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 1 $\frac{1}{2}$ 印张 • 12,000字

一九五九年二月第 一 版

一九五九年四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7,114册

統一书号:10088·257

定 价: 一角六分

目 录

初上太行.....	殷 群 (1)
記沟东、水头战斗.....	楊德修 (6)
急於求战和借东风.....	楊德修 (11)
一双鞋和两颗手榴彈.....	郭新友 (18)
秋冬之間.....	伍学生 (21)
跳崖.....	李文英記 (25)
武工队来了.....	霍世选 (29)
捉“舌头”.....	霍世选 (31)
回忆我們的教导員.....	張金財 (35)
臥虎山上.....	戈力文 (39)
忆解家岭战斗.....	湯应謙 (44)

初 上 太 行

——追記朱总司令給剛参加八路軍 的青年学生講話

殷 群

我刚参军时，是在八路軍前方总司令部、政治部創办的“晋东南軍政干校”学习的。党給我国青年以无比的关怀，党的领导人，在可能的时候，总是亲自来教导青年。我們的学校在山西省晋城招生，迁到沁县靠近总部后，正式开始授課。就在刚刚靠近总部的时候，我們几百个刚参军的知識青年，得到一个千載难逢的机会：当时在华北前綫指揮抗战的朱德总司令，亲自到学校里来，跟我們进行了半天亲切的談話。

1938年的这个六月天，在我的記憶里是特別亲切和难于忘怀的。經過我軍和广大人民英勇奋战，粉碎了敌人九路围攻后，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太行山，披着翠綠的新装，田野和山谷开遍鮮花；就是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我們在沁县一个秀丽的山村——故县，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朱总司令。

那天八时左右，学校負責人，陪同总司令来到我們集合欢迎的大庙里。当指揮員发出“立正”口令，跑步到庙外去迎接他时，我觉得自己的心仿佛停止了跳动：一霎眼之間，我們就要看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优秀的共产党员、天才的大軍事家的朱德同志了，这难道是真的嗎？将要看到的这位大

將軍該是怎麼樣子的人呢？會場鴉雀無聲，人人望眼欲穿。

我們終於熬過了焦急的時刻，他來了。這不是由衣飾鮮明的侍衛官們簇擁而來的“貴官”，除了校首長之外，只有一個警衛員伴隨着他；也沒有特異的威儀和服裝，完全跟我們和士兵一樣，他只是穿了一身整潔的灰色粗布軍服，着了一雙跑山鞋。該是多麼平凡多麼質樸的一個領導者吧！他滿面笑容，一面頻頻向我們招手，一面健步走到隊列的正面向大家致意。直等指揮員發出“稍息”口令，他才由校首長引導走到講話台上（廟里的戲台），並關懷地照顧我們坐下來。

“担担子，吃南瓜，艱辛困苦全不怕，他是個艱苦卓絕的革命家！”真奇怪，在這樣激動緊張的時刻，我心里會響起歌曲；然而，這“歌唱朱德將軍”的歌詞，這時却是這樣的親切與動人！“親愛的同志們！”總司令親切地向我們打招呼了。是誰在什麼時候能聽到這樣溫和與充滿慈愛的聲音呢？只是這一句話，僅僅是他那慈祥的一瞥，就使人感到多麼的親密，多麼的溫暖！

“今天，聚集在這里的幾百個青年，有的住在遙遠的南方，有的來自敵人鐵蹄蹂躪着的北國；有的信仰共產主義，有的還不信共產主義；有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隊員，也有孔老夫子的學生。可是，不管是誰，不論是怎樣不同的情況，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目標：打日本救中國。大家相信共產黨抗戰最堅決，不辭艱苦困難，冒了種種危險，走上抗日前綫，來到敵人的後方，這對我們共產黨人和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就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歡迎，表示衷心的感謝！”總司令一開口就吸引了我們，他是這樣的謙遜和虛懷若谷，他那簡明、深湛而又親切的話語，深深地感染了每個青年。

接着，总司令給了我們，也就是給了全中国青年以热烈的勉励和鼓舞。他平稳而有力地繼續說道：“中国青年，有革命的传统，有勇敢，有朝气，有理想，有志气，有追求真理的热情，有征服困难艰苦奋斗的毅力，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軍，是伟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深入我們的国土，青年們負有更为重大而光荣的責任；而你們走出学校，离开溫暖的家庭，不犹豫、不畏縮，堅定地走上民族革命的戰場，你們不愧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从你們的身上，我們看到了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光輝灿烂的前途。这使我們老一輩的人看到了希望，感到了无限愉快。”我的年紀和个子都是最小的（那年我是14岁），我坐在最前列，我最清楚地感觉到总司令的激动，我觉得他那条条飽經革命风霜的縐紋和根根銀色的蒼发，都閃爍着喜悅和慈愛的光芒。同學們沒有欢呼，沒有掌声，那肅穆庄严的气氛，表达了几百个孩子的心意，表达了孩子們对党的这个伟大的領導者的无限崇敬，和純洁深厚的愛戴之情。

总司令講話的主要部分，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辟而又通俗地分析了抗战形势，他向我們詳細闡明了抗战必胜的有利因素和爭取胜利的途径。他严厉斥責了“亡国論”，并狠狠嘲笑了那些“抗战三日亡国”、“再战必亡”的汉奸論調。他那尖銳而幽默的談鋒，引得大家不时发出会心的哄笑。但，他也教育我們不要盲目乐观，要准备持久艰苦的战争。他三番四复地提到毛主席对青年的教誨，諄諄勉励我們深入工农兵群众，和人民共命运共呼吸，勇敢地投入沸騰的斗争，走上火热的戰場。

在講話休息的时候，总司令走到同學們中間，仔細地詢問了大家的生活情况，探問了大家入校后的感想和意見。当

时，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学习的时间只有三个月，许多同学包括我自己都要求多学习一些时间，大家的理由是“知识少、本领小、工作没办法”。总司令在讲话中就专门对这个问题，给我们作了详尽的教导。

他说：“我很同情你们学习的愿望，但我可不同意你们不管当前斗争，关着门在这里一直研究呀、讨论呀，无休止地研究讨论下去！”他说得非常恳切又很有风趣，会场上立刻出现一阵低语与活跃的情绪；大家都笑眯眯地望着他那宽厚慈祥的下颌。

“实践、工作、斗争，这是知识的真正源泉，也是你们学习的目的。”他顿了一顿，看了看大家，会场又趋于寂静。“刚刚离开家门、校门，要去工作去战斗，是必然感到心虚和畏难的；不过，你们可不能怕碰壁，也不能怕跌跤！”不知谁在我后边轻轻地应了一声——“不怕！”总司令的声音略为提高了一点：“你们一定都知道鲁迅、也尊敬鲁迅的吧！鲁迅先生就告诉过我们，孩子们学走路，总是在练习和跌跤中学会的，不论多么愚笨的母亲，也不会把孩子禁在床上，等他躺在那里‘研究’到能够飞跑时才下地。天才就是勤奋。世界上没有不经过艰苦的生产实践科学实践和革命实践的人，生下来就会成为科学家和革命家的。”这个比方既深刻又浅显，谁都能听得懂接受得了。“就算是‘天才’吧！可是，如果‘天才’一生下来，就把他放在太行山的深山幽谷里，不和人世接触，长大了连人的话都不会说。哪里会成了天才！”这句话更说得大家豁然开朗，一个个眉开眼笑。

“所以，我还是拿毛主席的话来劝你们，要深入虎穴，勇敢地去实践，在战争中学习，在艰苦中磨炼！”他严肃而又意味深长的说：“我很希望你们和后来的青年，都有接受

全面系統教育的机会；但是，現在敵人不允許，我們得立即投入斗争。”大概怕我們誤解了他的意思，他又反复提醒我們說：“不过，你們要記牢，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也仍然应当从实践出发，为使用而学。边学边用，边做边学。不然，学了很多东西，既系統又全面；但，你不肯刻苦行动，坐在家里空談一气，那就不是革命者的行为了。要作个好軍人，要做个革命者，首先必須作个实行家，終生勤奋地劳动！”

当时，我們唱的一首“毕业歌”中有这样几句歌詞，也正表达了朱总司令、表达了党和人民對我們的期望：

“學問总不易求得万全，

要在工作中去鍛煉。

國難已經逼到了眉間。

誰能穩坐閉門鑽研？

我們要去打击侵略者！

怕什么千難万險！

我們的血已沸騰了。

不逐日寇不回來相見！

这就是当时所有青年的壮志豪語。那年九月，几百个同学，就唱着这个歌，慷慨激昂，走向晋察冀，走向冀魯平原，走向华北各地，投入抗日战争的最前綫。

秋去春来，二十年漫长的岁月已經逝去，而总司令亲切的教誨，却越来越深刻地烙印在我的心里，激我奋发，給我信心。

記沟東、水頭戰鬥

楊 德 修

一九四七年初，正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國帝國主義的鼓勵和支持下，發動了全國範圍的大內戰，向解放區實行全面進攻的時期。解放區的軍民為了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粉碎蔣、閻匪軍的進攻，爭取早日轉入戰略上的反攻，解放全中國，已經緊急動員起來。我們這個新由三個軍分區的主力部隊組成的野戰旅，在這樣緊張的時刻，能爭取一個月的時間在朔縣進行休整、練兵，實在難得。練兵，用戰士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磨刀”。整訓任務的結束，意味着刀已經磨好，試刀的機會將要來到。

一月十四日，我旅由朔縣出發，一直向南，經過四天半的行軍來到靜樂，在這裡休息、待命過的春節。一月二十二日，這一天老鄉們叫它“大年初一”，按照傳統習慣到處都在拜年。可是，就在前兩天，盤踞在佛佛山上溝東、水頭一綫的閻匪軍還出來搶糧、抓伏，進行騷擾。雖然敵人所到之處距此有數十里，但這裡的群眾却很緊張。現在有這樣多的部隊來到靜樂，群眾又活躍起來，部隊也充滿了節日的歡樂。在春節的歡樂聲中，突然，一個緊急任務來了，大家都意識到：要打仗。正月初二（一月二十三日）拂曉，從開飯到整個部隊集合完畢，天還沒有大亮，我們冒着小雪就從靜樂出發了。這次行動的方向是東，人們知道往東有一條公路

直达忻县，从忻县沿同蒲路南下就是阳曲、太原，铁路西边的山区据点，是閻匪军警戒忻、太两要地和保卫铁路沿线的前哨。大家都估计到，要打仗可能就在这一带打起。

静乐到下馬城六十里，行军的路上虽然一直下雪，但宿营时还不算晚。部队经过一系列的会议进行战斗动员后，从上到下每个同志的心里都有了底。沟东、水头和佛佛山顶上的尖山，这一线驻守着閻錫山集团的六十一军工兵营（其军部在太原），约二百五十余人，武器装备很好，有美制麦特森轻重两用机枪二挺，还有步兵炮和足够的弹药。镇守在这里的团长，又是一个閻匪军的忠实走狗。我旅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消灭这个工兵营。部队是一月二十四日中午由下馬城出发的，出发前我带一个干事来到一团了解情况，帮助进行战时的政治工作。当天晚八点到达横山喝开水吃干粮，大休息后由横山出发继续向着奔袭的目标前进。这一段路说是六十里，其实已超过八十，山多沟也多，爬上爬下尽是崎岖难走的小路，人们说：“这是连鬼都不来的地方”。大行李留在下馬城，乘马也不可能带来，因为连空着身子的人在雪地里还跌倒了又起来，起来又跌倒，象皮球一样地滚过来又滚过去，骑上马走这样的路更是异想天开啦。人不能骑马，炮还要人来抬着走。

战斗的布署是：一个团向水头攻击，一个团向沟东攻击，尖山的敌人少，只要拿下沟东、水头，尖山被我们两下里一挤就完蛋；另一个团负责打敌人的援兵。原计划在二十五日天一亮就打响，但由于部队所运动的路线是很少有人走过的羊肠小道，天太冷，又是踏着深深的积雪，每个人走着走着鞋后跟就高起来了，战士们对这“高跟鞋”非常讨厌，一次又一次的用铁铤铄掉鞋底上冻结成的冰块，后来，部队

走錯了路（响导也失去了方向），使这次战斗推迟了。

我們偷偷地穿过了敌人的警戒线，紧张的接敌运动也没有使敌人发觉，那凭高据险、骄傲而又麻痹大意的敌人正在清晨的阳光下出早操。是多好的机会呀！随着战士们的怒火，枪、炮、手榴弹很快的响成了一团。沟东、水头和尖山的整个战斗在十点半结束，枪、炮、俘虏，临时的展览会就摆在这佛佛山的战场上。战后，我带着水头的八十四名俘虏（由一团四连一个排押送）经过佛佛山顶，在井崖村找到旅指挥所。

我带着俘虏从这海拔近两千公尺的佛佛山顶经过时，有一阵感到特别的冷，这使我忽然想到，攻击水头的部队在前沿阵地上有七挺机枪，就是因为气候的关系连一挺也没有打响。山上的石头很多，冻裂了的脚踩上小石头又疼又酸。肚子里头空空的，饥饿使人们头都发晕。想吃，真是想吃，可是吃什么呀！战前我们准备的干粮有些同志早吃光了，就是有点干粮的人没有水喝也难以进口。人们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鱼龙湾，因天色已晚，我们只好把俘虏暂时安置在几个从来不住人的破窑洞里，后来，我一人下来在半山腰的井崖村找到旅首长。整个旅的直属单位都住在这四五家人的小村村里，旅政治部只分到一个窑洞，我进去用手电筒一照，人们背靠着背睡得呼呼地响；也有的人把脚插进别人的裆里，被踢着的人想收一收腿也被压得一动也不能动，这种情景简直使人想笑又笑不出来。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解放全中国，任何艰苦困难的环境都是可以克服的！政治部离司令部很近，出门一转身就到，尤其旅的首长还未来得及休息，从老远都可以看到这里的灯光。

旅首长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我不能不立即连夜返回鱼

龙湾。路上我一直在盘算賀副司令員（兼旅長）說的話：

“这个团长沒有跑掉，可能就在俘虏里边混着，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出来，……叫何非能同你一块去。”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們要繼續战斗，要了解更多的敌情。但不管我当时怎么盘算，困难总是会有，而且一定要克服的。

上坡路虽然不远就到了魚龙湾，可是我倒觉得在路上走了很久，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肚子空、身子疲倦、脚不听使唤；其次，路上我同二科副科长何非能同志不仅說着話，而且也各自沉思着，至于誰想的什么，别人是很难知道的。我們来到魚龙湾时，另一个团的俘虏也送来这里集中，当时，除了敌人的伤兵另有安置外，全部俘虏是一百七十二名。我們用什么办法在这短促的时间內，找这个閻匪軍的团长呢？說起来，直到現在还觉得可笑。首先，我和老何还有政治部的一个干事，三人同时找三个俘虏分別談話，看看到底这个家伙在战斗混乱中跑掉沒有。結果，第一次談話什么也沒有問出来，都說不知道。第二次找第二批人談話时，就已經发觉这个“团长”沒有跑掉，有人在战斗快結束时还見到他。當我們找第三批人分別談話时，有人肯定說他就在这里边，但一追問哪一个是，又无人敢說了。我們不得不再找第四批人談話，我們是每談完一批人就碰头研究一次，可是第四次仍一无所获。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分別談話时，我选择了一个十六岁的小俘虏兵，他是被抓来不久的一个穷苦人家的可怜孩子，說到他的伤心处直哭，就是他把这个已經化了装的“团长”邢蔚查出来的。原来邢蔚是在战斗失望时託他的勤务兵把衣服脫下来給他穿上，随后，⁹他叫这名勤务兵穿着老乡的便服，一个人逃跑了。无论邢蔚怎么变，他終于

被我們在短短的时刻清查出来了。當我們在俘虜群里清他時，也是給这个可怜的孩子——小俘虜兵化了装，让我的通訊員把棉衣脱下来給他穿上，小鬼脖子上还围着一条新毛巾，站在我身边。一切准备好，我便命令俘虜集合分密洞，分批地进，我守在洞口，当第二批的第七人要进第三个密洞时，我身边的“通訊員”在背后輕輕地把我的衣角拉了一下，我高兴的笑了笑，暗示着我們的任务就此完成。我同何非能同志带上这个“寶貝”来到旅首长跟前談話時，已是夜深人靜。

時間跑得真快，空中的流星刚过去不多一会天就大亮了。一月二十六日清晨，从戰場上押送俘虜来的这一批人，又归还原建制随部队繼續前进了。以极少的伤亡在三个小时以内全歼閩匪軍六十一軍工兵营的事实，說明了我軍經過休整和練兵，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沟东、水头之战只是我旅出师以来的第一仗，是小試其鋒，更大的胜利就在眼前。部队要繼續战斗下去，可是，我未能随大部队前进去消灭更多的敌人，因为旅首长暂时把审查和处理俘虜的工作交给了我。

急於求戰和借東風

——戰爭中的日記

楊 德 修

二月十一日

我們在靜樂處理完溝東、水頭戰鬥的俘虜之後，現在又來到前方。

雖然今天走了有九十多里路，在麻家寨找着自己的部隊正是熄燈時候，但我們並不覺得疲勞，也許是太興奮的緣故。我們從交城的山上下來，出了大川就是峪口，就在這裡看到由平川往西山里抬過的傷員，担架一付一付地從眼前走過去，人們都曉得這是剛打過仗。離開峪口還沒有走多遠，就突然發現敵機來到頭頂，看樣子是偵察機，好象它真的發現了什么。這一切使我們意識到：已經進入戰鬥環境。

走到文水縣城北邊的開棚鎮時，就更不同了。被我軍摧毀了的破礮堡，還沒有人拆除它；閻匪軍遺棄的死尸，橫七豎八的躺在地上等着掩埋；敵人堅守這個鎮子時，毀壞了的民房還在從上往下掉土；正在燃燒着的木料還在冒煙，所有這些，都可以說明剛發生過的事情。濃厚地火藥味從礮堡、死尸、塌了的房子、燃着的木料跟前一過就能嗅到。

在晴朗的天空下，晉中平川更是美！在過去游擊戰爭的日子里，我們是在山上跑，山溝里轉。哪里見過這樣大的平川呀！來到這兒處處感到新鮮，它很容易地引導我回憶起家

乡，回忆起抗战初期在冀中的活动。

二月十二日

我們刚刚走过来的鎮子——开棚，又被交城的閻匪軍搶去。今天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气愤，同时也預感着，一場激烈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二月十三日

为了更便于夜間战斗，昨天下午整个部队都进行了輕装。我們的文件装进箱子，通訊員已送到总务科；馬兵备好馬拴在院內，輕便的行李已經放在牲口上；飼养員也把馱子捆起来了；室內室外打得干干净净，借用老乡的东西也归还了，所等待的就是出发去打仗的命令。这次不仅是要夺回开棚，而更重要的是要吃掉进占开棚的全部敌人。搞得好的话还可以消灭敢于增援的敌人，因为在这里的不只我們一个旅，还有我們縱队的其他旅，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作战。

我一到前方就赶上打仗，多么使人高兴啊！可是我們失望了！昨夜等到十点，忽然通訊員送通知来，司令部发出的通知上写的是：“敌人逃回交城，部队原地不动。”

下午，我們有三个人一起进了文水城。本来是想买点东西，可是这个被兄弟部队刚解放了的县城什么也买不到。我們所看到的，是成千上万的群众正在忙着拆城破堡，拉埋閻匪軍的死尸。

二月十九日

呂梁、太岳我軍为配合保卫延安，去年十一月間发动了晋西南战役，曾歼敌万余。就在这时，由于常在晋中平川活

动的几个主力团部队，也調去参加了这一战役，閻匪軍便乘隙对晋中地区、尤其是对文水和交城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极其残酷的屠杀和搶劫。这次我們的部队来到晋中平川不久，便听说一月間閻匪軍七十二师二一五团的部队包围了离我們驻地不远的云周西村（即現在二旅的部队所在壩），敌人强迫全村的男女老幼都到村南大庙上集合，后来又强迫一些人“自白”。也就在这里，穷凶极恶的敌人竟用鋤草刀鋤死了七个人，听说其中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今天老郑跑到二旅玩了一趟，他回来很生动地述說着二旅本月初解放文水县城歼敌一千余人的許多英勇事迹。尤其当他談到二旅某部訪問云周西村，关于那个英勇就义的小姑娘、共产党员刘胡兰烈士的一些具体的材料时，更使人听得默不作声。听他說，宣传科的一个同志还亲眼看到云周西村大庙里存放的閻匪軍用来鋤死刘胡兰的鋤草刀。二旅的部队曾抓住这一事例，很成功的进行了战前的宣传鼓动工作。这不仅在二旅，就在我們的部队也在传說着刘胡兰同志的事迹。

二月二十三日

一月間，汾孝战役歼敌万余的胜利，和最近解放开棚、解放文水等战斗的胜利，都鼓舞着我們部队的战斗情緒；文水县的人民被閻匪軍残杀的具体事实，激起了整个部队为文水平川的人民复仇的决心。前几天，代表延安各机关团体、代表陝甘宁边区人民的慰問团，在我旅各連队又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慰問活动。在全旅軍人大会上慰問团的同志讲了話，张仲实同志还专门給我們旅的連級以上干部做了关于“四大家族”問題的報告，这对我旅來說，是有力的宣传鼓动，也

是階級教育。

戰士們急于要打仗，我們也隨時都在準備着打仗，因為這幾天老打不上仗，有些人說：老動員，就是不打。有的人就說：人家能攻進文水，我們就不能攻交城？近來我們也確實一直在捕捉戰機。昨天發現交城閻匪軍二一五團一個營進抵石侯鎮沒有回去，除旅指揮所以外，整個部隊于黃昏時就都出動了。我知道是已經下決心要全部吃掉它，可是旅指揮所直到夜十二時還未行動，結果敵人又逃回交城，這一仗也沒有打成。

二月二十六日

敵情是變化多端的。尽可能地消滅敵人的力量，是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又是一方面。當敵情變得對我們很不利時，“走”，當然是必須的。可是這種情況下，往往使戰士們一下接受不了。我們的部隊，從廿三日暫時撤上交城的山區駐在東社以來，連隊的情緒是不大好的，因為這次是在戰士們急于求戰的情況下不戰而退。

就在上述情況下，昨晚宣傳科在收音機里收到一個大的勝利消息，從昨夜到今早，人們是一直議論不休，因為華東我軍在山東萊蕪一戰，不僅收復城市十三座，更重要的是殲敵六萬餘，連反共名將李仙洲都活捉了！戰績簡直是空前的。

“這五六萬個俘虜站成一列縱隊，要擺多長啊！不要說我們五旅，就是變成五個旅，恐怕也不好接管這麼多俘虜。”這是我們科里的任玉保同志說的話，他真有趣。這個大勝利，對我們的部隊來說，是安慰，也是鼓勵。